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金屋夢 第五十回 苗員外括取揚州寶 蔣竹山遍選廣陵花

溪水東流日轉西，杏花零落草萋迷。
山翁既醒依然醉，林鳥如歌復似啼。
六代陵寢埋國媛，五侯車馬鬥家姬。
東陵謝卻看花伴，陌上無心共手攜。

單說這天下繁華之處，第一說是揚州，一名曰江都，一名曰廣陵。其俗專意奢侈，士女繁華；舟車輻輳，萬貨俱集。真乃南北都會，江淮要衝。自古來詩人才子，美女名娼，俱生於此地。因此在漢時為吳王濞的故都，叫作蕪城；在隋時煬帝建作迷樓。開了邦江，直接汴京，為遊幸之地。又有瓊花觀的仙葩，二十四橋的明月。

到了三月鶯花時節，這些婦女出遊，俱是鮮妝麗服，輕車寶馬，滿城中花柳爭妍，笙歌雜奏。到了半夜，那船上笙鼓不絕。不消說那關上妓女超群，排滿了青樓翠館。又有一等絕妙的生意，名曰「養瘦馬。」窮人家養下個好女兒來，到了七八歲長的好苗條，白淨臉兒，細細腰兒，纏得一點點小腳兒，就有富家領去收養。第一是聰明清秀，人物風流的，教他彈琴吹簫、吟詩寫字、畫畫圍棋、打雙陸、抹骨牌，百般淫巧。伎藝都有個女師們請到女學館中，每年日月，習到精巧處，又請一個女教師來，教他梳頭勻臉，點腮畫眉。在人前先學這幾步風流俏腳步兒，拖著偏袖，怎麼著行動坐立，俱有美人圖一定的腳色。到了十四五歲，又教他薰香沐浴，枕上風情。買一本春宮圖兒《如意君傳》，淫書浪曲，背地裡演習出各種嬌態。這樣女子，定是乖巧的，學成了一套風流，春心自動。五更半夜裡，防得他身子，防不住他心。那就少不得要手之舞之，未免去把那纖纖春筍，去幹那不規則的事情，說不出的秘密。日子久了，弄出情來，到夜間上床那裡還有好事情做。到了正式做新娘時，究竟不能再有新紅的，說是破罐子被人休回，倒找財禮的。因此這些女教師們，又尋了一個法兒，把這上等女兒，臨睡時每人一個紅汗巾，把手封住；又把一個絹帛兒，掐的那物緊緊的，再不許夜裡走小水。一來怕他作怪，二來婦女上床，走了小水不淨，就不緊了，怕夫主輕賤。

滿城大家，俱要這點竅上用工夫。又怕女兒口饞，到了月經已通，多有發肥起來，腰粗臂大，背厚胸高，如何了得。只叫他每日小食，吃了點心，每飯止是一碗，不過三片鮮肉，再不許他任意吃飽，因此到了破瓜時，俱養成畫生牙人一樣。遇著貴官公子，到了揚州關上，一定要找尋個上好小媽媽子。這媒婆上千萬，心裡有一本美女冊子。張家長、李家短，偏他記得明白。領著看了，或是善絲竹的，彈一典琴；善寫畫的，題一幅畫。試了伎藝，選中才貌就是一千五百兩娶了去。這女子的父母，不過來受一分賣身財禮。多不過一二十兩，其餘俱是收養之家，准他那教習的謝禮。這叫是第一等瘦馬了。

到了第二等女子，人才中樣，上不得細工夫。叫他多少識些字，學兩套琵琶弦子，打算記帳目，管家事，做生意，多有客人使銀子娶了掌櫃的。到了第三等，不叫他識字絲弦，只叫他習些女工或挑絨灑線，大裁小剪，也掙出錢來；也得上灶烹調，油牒蒸酥，做爐食，擺果品，各有手藝，也賺得出本錢來。因此揚州風俗，以教訓女子為生理，名曰「煙花世界」。所以引出一個荒淫的隋煬帝來，遊幸江都，失了天下，也只為個「色」字。直到如今這點淫惡風俗，再改不得。

那一時是南宋紹興三年，韓世忠以都統鎮守鎮江，高宗在建康同汪、黃二相商議戰守的長策，文官們說是該南遷，武官們說是該北伐，紛紛議論不定。那知道金兵分兩路南侵。一路攻破淮安的，是兀術阿裡海牙乾離不；一路攻揚州的，是沒黏喝龍虎大王和蔣竹山，破了淮安，兩路夾攻，星夜直取揚州。那城裡軍民，聞知淮安不戰而降，已是唬破膽的，那個將官敢來迎敵。城上也預備那播木炮石，派下民兵守城。那知苗青和王鹽商，受了蔣竹山的札付，散在城裡外應的奸細，預備下獻城。聽得金兵一到，城下通了暗號，見東門上軍兵稀弱，將蔣竹山發來白旗插起來。城下金兵都是擄來淮安高郵的百姓，叫他打頭陣，扒城牆，擋那炮石弓箭；後面金兵，卻是刀掠陣。有一個不爭先的，先是一刀一個，死在眼前，誰不捨命？明知上前也是死，且顧眼下的命，可憐只得往前闖去。金營裡見豎起番子白旗來，知是奸細接應，又怕內有奸詐，先使王鹽商的兄弟王蠻子扒上城去。卻用梯子一個個接著上城。那城上軍民，哪個是不怕死的。見了金兵上城，滾的滾，趴的趴，一個個價都去逃命。見城裡放起火來，苗青一干奸細，砍開城門，放進金兵，但見好殺：

金珠如土，一朝難買平安；綺羅生煙，幾處竟成灰燼。翠戶珠簾，空有佳人無路避；牙床錦薦，不知金屋欲何藏。潑天的富貴，堆金積玉，難免項下一刀，插空的樓房，畫碧流丹，只消灶前一炬。殺人不償命，刀過處似宰鸚鵡；見死不垂憐，劫到來總如仇怨。自古來浮奢世界，必常遭殺戮風波。十里笙歌花酒地，六朝爭戰劫灰多。

那時揚州城裡，不下十萬人民，殺的精壯男子，老丑婦人，不計其數，兀術太子才令封刀。蔣竹山把苗青開的富民冊籍呈上，四太子看了，就叫龍虎大王同苗青搜括富商家財寶貨，助餉過江。苗青先把好女子揀選了五十名，打扮的天仙一樣，送到金兀術營裡答應。次後開出城裡富戶，平日有養好瘦馬的人家，並樂戶娼籍，出色的有名女戲，一一開造冊籍，聽四太子發落。四太子就著蔣竹山同阿裡海牙，揀選三千婦女，送一千上北京，進與金主；一千隨營自用；一千賞這破城有功將官軍校。這蔣竹山苗青得不的一聲，正中下懷。苗青和龍虎大王坐在揚州府堂上，照依冊籍，把揚州鹽商木客，鄉宦富民，一齊傳將攏來。先要了驢馬，次要金銀，又次要珠寶；又把婦女們一家家趕出來，選看有姿色的，留下入宮。可憐這些婦女，俱用黑灰搽臉，蓬頭破襖，妝做奇丑模樣。這些美貌嬌容的人，一時恨不得變作個無鹽女來，才可免性命。可見美色不但害人，連自己的命也坑了。有詩作證：

麝為香遭網，鳥因翠損毛；
龜靈逢灼甲，檀腹被爐燒。
憎苦多遺蓼，爭甜少剩桃。
東施笑西子，夫婦老蓬蒿。

那些大商賈們，攆出金銀元寶在府堂垛的高有十餘丈；零星碎銀，不用天平，拋在地下，何止百餘堆。那苗青將平日和他有大小嫌疑的，叫龍虎大王，或是箭射心窩，刀穿兩肋，殺的人在堂上，橫歛豎臥，使在旁看的人畏懼，不敢不獻出珍寶來，那時揚州婦女，大小人家，俱尚珠子髻兒。一兩珠子，賣到百十換。這一刮，真是：明珠百斗非為罕，碧玉千層未足奇。那些富民，初時也只說有了財寶，買出命來，誰知這人心原是無盡的，見了一千，還要一萬；見了銀子，又要金寶。先還哄著自己獻出來，到了三日之後，見富民說都盡了，只得非刑拷打，火灸刀剗。可憐受盡了千般之苦，掙了家私，還不保其命。這是富戶的結果。因此說人生亂世，富不如貧，貴不如賤，怎當那凡夫俗子，貪心太重，不到此地，也不肯休心。到了五鼓醒來，還要算計哪一宗生意有利，哪一件機巧騙人。細細想來，可不是一場春夢。唐人錢起有詠蜜蜂詩曰：

年年花市幾曾淹，斟暖量寒日夜添。
彩得百花成蜜後，為誰辛苦為誰甜。

卻說這蔣竹山，自從得了鹽船，有十萬之富。和苗青算計停當，得了揚州，即將此銀合伙，添上揚州鹽商的銀子，不止百萬，做起鹽來，以為久遠之計，可以敵國。把金銀積到北斗，也是不難的。又奉了兀術太子，使他揀選婦女。不論良家娼妓，要足這些三千美女的數，好不快活。想了想，我那打光棍做窮醫生的時節，見了一個李瓶兒就把我弄昏了，受了西門慶多少虧。今日到了這婆娘海子裡，盡我受用。只恨少長了百十根雞巴，一時間沒處打發這些婦女。因向阿裡海牙商議，先出了一張告示，要遍考揚州婦女。和開科場殿試一樣，分了三案。

第一案是良家女子，年十六以下，有容貌超群，詩詞伎藝的，名曰「花魁」和殿了狀元一般。第二案是良家婦女，二十以下，有財色絕代，歌舞絲竹的，名曰：「花史」。和殿了二甲一般。第三案是樂戶娼籍。二十以下，有色有藝，名曰：「花妖」。和殿

了三甲一般。以上三案，俱是中選的。頭一場選文才容貌，第二場考文學詩畫，第三場考絲竹歌舞。三場畢，照舊放榜。第一甲金花錦緞；鼓樂遊街；第二甲金花彩段，鼓樂送出大門；第三甲銀花色緞，鼓樂送出二門。奏知兀術太子，喜個不了。一面照依城內坊裡，挨門拘喚。如有一名隱漏，兩鄰不舉，十家連坐。那敢有一個婦女不出來聽選的，那一時只恨天生下來，不瞎不癩；也有那貞烈婦女，投井自縊的，截發毀容的。金人知道，又出了大牌，有婦女自死者，罪坐本家，全家俱斬。誰敢不遵？日夜裡倒守起女孩兒來，顧不得名節，且救這一家性命。也有淫邪婦人，見了榜文，要選他的才貌，逞起精神，打扮著要做金朝后妃的。揚州風俗淫奢，大約愛考選的婦女，十有七八；貞烈之女，不過一二。此乃繁華的現報，有多少奇怪的事。話不絮煩，到了三日，報名已畢，先考頭一場，發出一張條約：

欽差提調淮揚兵馬都督府蔣 為奉旨

考選宮嬪、嚴立條約、以防隱漏、以杜冒濫事，照得廣陵為名麗之區，迷樓實煙花之藪，舞逾上蔡，歌出阿陽，代充掖庭，必先茲郡。今遵奉旨

考選良家、兼收樂籍，分三案為三甲，不啻文士登科，自才藝及聲容，以定女中魁首、百代奇逢、千秋榮寵。除遵依里甲挨門報名外，幾條文詞女史，第一場考詩賦論一篇，即合式、聲容姿態。次場點名、歌舞吹彈。末場面試。先三日，揚州府各遞試卷，腳色並載里甲年貌履歷、學習某藝。臨期執仗登堂驗選，一照文場殿試，分三甲上下遊街及第、如有濫冒頂替，許人揭告以違。

旨定罪不待特諭

大金天會 年 月 日

到了三日後，婦女報名已畢。由江都縣，申到揚州府。掛出牌來，在察院街門聽考。臨時蔣竹山阿裡海牙，並本府大小官員，俱是大紅吉服，門前懸彩奏樂，掛了三個大字，是「女開科」。這些婦女們，都是豔妝麗服，傅粉塗朱；也有哭啼啼在轎裡，父母隨著送場，似昭君出塞一般，哭的千人落淚；也有喜喜歡歡，先換了金朝服色，窄袖戎妝，平頭盤髻，也十分好看；多是樂籍賣瘦馬的人家。一時間就揚鞭上馬，嘻嘻笑笑，爭這女狀元。街上的人，上千上萬，擁擠不開，魚貫而進。約有二千五六百名。大門首知府點了名冊，一個個花攢錦簇，五色紛披，果然也甚可觀。但見：

千層錦繡，萬朵胭脂。騎羅對對，排來五色雲霞；珠玉叢叢，親出三春花柳。一個家淡妝出月下梨花，卻嫌脂粉污顏色；一個家濃染似雨中芍藥，恍疑香露滴衣衫。那愁的低垂粉頸，好一似捧心西子，越添上一種妖嬈。那喜的滿面笑容，好一似渡海觀音，更顯出十分鮮豔。高髻雲鬟，扮的是大內梳妝；動人處玉釵斜掛，弓靴羅襪。走的是揚州俏步，關情處檀袖偏拖。長的是眉，眉彎新月，遠山淡畫出雙蛾；秀的是眼，眼溜秋波，碧水輕盈含一笑。粉的是腮，鼻邊紅杏淡如雲；朱的是唇，齒上櫻桃明素玉；圓的是肩，新藕琢成香玉臂；軟的是乳，梅萼初簇碧酥囊；纖的是腰，楊柳三眠；細的是股，芙蓉兩朵。翡翠群中藏翡翠，鴛鴦陣裡臥鴛鴦。

大堂上坐下了阿裡海牙居左，蔣竹山居右，俱是大紅蟒服，金襖頭玉帶，帽上懸著貂尾。這是金朝官制，凡官二品，方許帽上係貂。如今梨園唱戲，還有此制。一邊分了東西文場字號，俱在堂下面試，怕有代筆，番將堂下帶刀巡邏。

只見一個教官提著一面牌，上寫著四行大寫：

第一場題三道

沉香亭牡丹清平調三韻

廣陵芍藥五言律詩

楊貴妃馬嵬坡總論

這些平日讀書飽學，吟詩作賦的女學生們，多出在士宦名賢之家。從七八歲上了學，偏是聰明乖巧，比兒子讀書還長進的快。如今揚州府風俗，不教兒子讀書，只多少識幾個字，就叫去做生意。只有這女兒，偏要學習詩詞，博出個才子的名。因此常常惹出風流話來，今日揚州考選女秀才，皆因有此風俗，才有此番選試。

單表這女秀才們，見了題目，一個個價鋪下玉版紙的試卷，紫管的彩毫細筆，羅紋的鶴端硯，松煙金葵的龍香墨。精思苦索的，攢捉著兩道眉兒，想一句寫一句，十分好看。那得意的思入風雲，把羅袖拂一拂紙，伸出那春筍般又細又白的指頭兒，捱起筆來，真似龍蛇飛舞。

那消兩三個時辰，把卷子謄真，俱是鍾王楷書，珠圓玉潤，捧著卷子送到考試官面前。那知道考試官卻是不識字的，只憑著揚州府推官姓王的，是個才子，積年大詞客，憑著去取。阿裡海牙是個武將，不消說得心迷目昏。蔣竹山只記得幾個草頭藥方，那曉得詩詞歌賦。見了女子進場時，已好似雪獅子見日酥化了半邊，連骨髓都流出來。又好似看太陽花了眼，道是青紅黃黑，在眼睛裡亂滾，忙得個可憐。到了日西時，也收了百十本卷子。其餘卷子或句不成章，字畫差錯，俱不入選。還有曳白的，俱一齊出場。到了次日，貼出榜來。

大金國揚州府為考選女科事，今將頭場取中合式進士開列於後：

一甲第一名宋娟（揚州府江都縣人商籍論一篇（馬嵬坡）

二甲第一名王素娥（揚州府通州人樂籍沉香亭詩三首）

三甲第一名柳眉仙（淮安府山陽縣人軍籍廣陵芍藥詩二律）

其餘考選不等，定了名次，共取中進士八十二名，不能細載。只有女狀元宋娟殊卷，傳滿揚州。這些宿儒才子，也都誇他博學宏詞，不像個女子。即時刻了傳誦。

楊貴妃馬嵬坡總論

蓋聞情者弱骨之媒，愛者醉心之驛。星眸粉黛，名為伐性之斧斤；狐媚嬌癡，號作登床之機弩。沉假合能有幾時，玉損朱顏；轉眼而雞皮鶴髮，好醜無聞。一味金床象枕，回頭而骨冷魂消；愚者沉焉，達者笑之。故琴瑟取諸關雎，樂而不淫。床第戒於牝雞，禮以防亂。乃有唐蘭多穢恣情漁色，納子婦為吳太真，寵妃姊而封列士；華清水滑，凝脂流合歡之香。繡嶺塵飛，連騎貢側生之笑。堂開錦繡，排甲第於雲雷；門列柔戟，擲步泥於金玉。雕麟織鳳，羅紈窮天女之工。玉膾冰鱗，水陸盡窮民之血。以茲淫相煽，陰氣乘權，蛾眉嬌妹，鴛鴦入鳩鴿之群；碧眼胡兒，虎豹結狐狸之黨。洗兒之金錢一入，漁鐵之擊鼓忽來。鳳輦雲奔，馬嵬塵起，路傍棄霓裳之寶器。道隅走乞食之王孫。遂使鱗頸投環，羊頭實塑，七夕密約，化為煙冷，三峽淋鈴魂消夜雨矣，不亦悲抱。然後知玉碎香殘，前日之珠翠也。娼妓微塵，前日之歌舞也。手掬麥飯，前日之珍饈也。以槍揭首，前日之劍南旌節也。樂極而悲來，物窮而理返。故君子土木形骸，富光富貴，性不以情移，而議不以愛亂。蓋審於濃淡久暫之間，不以彼易此也。

二甲榜眼王素娥 沉香亭牡丹清平調次韻

玉肌玉骨月為容，久厭胭脂入畫濃。

洗淨鉛華應不染，天台姑射一時逢。

又

並蒂連枝笑合歡，玉容常自月中看。

姚黃魏紫爭承寵，冷萼天香未可乾。

又

石家金谷暗生香，風雨春深自斷腸。

為囑花神好自護，明妃馬上不成妝。

第三甲探花柳眉仙 廣陵芍藥五言律

漢宮仙掌露，春色上華簪。

影漫盤盂玉，光搖圍帶金。

花王總讓寵，蝶使莫相侵。

應有東君薦，鶯燕到上林。

原來二女子詩中，包藏深意。說那沉香亭牡丹，不愛繁華，甘心枯守。每一首末句，卻有自寓的意思。這芍藥詩，卻說的是富貴，有金屋貯阿嬌，昭陽第一人的光景。那玉盤盂、金帶圍，乃芍藥佳種。真是詩中的李杜，女中的謝道韞、朱淑真，也不能到此風雅。其餘合式的女進士，或有幾句，不能遍傳。到揭曉傳臚，女狀元宋娟，在公堂上，插了兩朵金花，兩肩上十字披了織錦金緞，兩對彩旗。四名鼓樂引導，當堂上了四人大轎，送歸及第。榜眼王素娥也是一樣，卻是彩緞一對，彩旗一對。探花柳眉仙也是一樣。到了三甲以下散進士，不過二枝鍍金花，一對紅紗。二人轎子，俱鼓樂引著，送在大營裡。見了四太子謝恩，聽發在那裡。那時兵馬急著渡江，一面逼拷富戶，一面搜羅婦女。兀術只選了幾個會彈唱的隨營。把這女狀元二甲三甲共選取的八百女進士，一時沒有這個落地，又不便發落回本家，怕有逃亡走匿的事，叫王推官安置。只有瓊花觀地方寬大，把上下房，道官火頭，一齊趕退，將這婦女們權且安置，使老成番官看守把大門封了，不許親戚往來。以待平定了江南，往燕京進獻於金主。這些婦女的父母，在外哭哭啼啼，往裡送飯食衣裳的。正是：

花花柳柳，原從南國生成；燕燕鶯鶯，盡被東君收去。蔡女多才，但做胡笳十八拍；昭君美貌，空傳琵琶五言詩。阿姊阿妹，忽改做阿兄阿弟；大喬小喬，沒處覓房師座主。妒色梨花逢暴雨，能言鸚鵡入金籠。

後有美人題詞壁上曰「滿江紅」：

邦木繁華，揚州人物，尚遺隋氏風流；緣窗朱戶，十里掛銀鈎，一旦刀兵齊舉，破金城百萬貔貅。長驅入，歌樓舞榭，風捲花愁。清平三百載，典章文物，掃地俱休。任此身南北，斷梗浮鷗，破鏡樂昌誰續。念蕭郎陌路難投，從今去香魂千里，蕭鳳斷秦樓。

一時題詠甚多，不能遍載。那兀術太子，和這黏沒喝、乾離不大將軍，一班番將，不消說朝醉樂，夜夜歡歌。只這蔣竹山一個窮光棍，坐擁著百萬金銀，每夜到些良家女子十餘人倍侍，清歌妙舞，不在這欽選以內的。苗青和王起事秀才，一班鹽商，子女金帛，珠玉頑好，沒般不奉承。真是：富過■塢白壁滿，花逾金谷綠珠多。一日傳下令來，要刻期過江，先發了一封戰書，與宋朝都統元帥韓世忠，金山會戰。韓世忠也差官送了五百個黃柑來說，北軍過江，願作浮橋三座。知大軍遠來，僅以黃柑五百解渴。

兀術大喜，賞回差官，刻日決戰。知道蔣蠻子不慣行兵，把苗員外封了揚州副都營，和蔣竹山權守揚州，催兵餉接應。分了一班番將過江的，汛地要一鼓而渡，十萬人馬，真是投鞭斷流的光景。兀術到了金山江岸，看著金山下的南船，一隻也無。江南城郭隱隱，全不見旗。